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三〇四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本期零售二角 每月六元 半年十二元 全年六十元

社址：延安解放日報社

原善保安科長張錦華隸體小章（以爲篆體小章）又區政府條章一類特此聲明作廢。

塔斯社伊斯坦堡十六日電：據索非亞訊，所謂多國河海城會議，已於維也納開會。會議對於南斯拉夫問題，曾決定討論希臘及德國戰時經濟體制。關於庚運問題，亦曾論及，大部係涉及農業者。即由尼古拉克及丹尼爾者。馬田斯路布

開幕。會中主要討論事項係如何調整各國間經濟以適合利亞、與克洛特如何經

因爲中國抗戰之堅持證明了只要被侵略國家內而能够全國團結，外而則雖以劣勢的軍隊可以抵抗侵略者的殘暴進攻的。而馬來亞荷印諸役，變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態度，不發動廣大的土著人民起來反抗侵略者，是不可可能的。荷印定為政治獨立，而馬來亞則有兩方面：

國團結，外面能够與友邦聯
來亞荷印諸役亦說明了如果
抵抗侵略者，要求得戰爭的
折衷案，現在

據說克氏攜帶着英政府的
幹及他對印度問題之關心
馬鈴薯。

印
軍
化
裝
力
獲
取
情
報

【路透社緬甸前十六日電】該社特派記者羅電告：以曼特勒爲大本營英軍現已克復亮仁（即本地圖史維夫）。該處距仰光東北約百哩，距錫牙河東面僅五里，距尼亞格里本則十里，尼亞格里本有鐵道公路直達曼特勒。此次英軍反攻爲緬甸戰事爆發以來最有效的一次，其作用在於阻止敵軍北犯，並威脅佔

【路透社倫敦十六日電】巴爾（伯克之西一百五十公里）之情況不明，但日本宣稱已佔領該地。
【路透社新德里十六日電】據全印無線電廣播：民防司令部公報最後消息，緬甸中部及北部，過去數日並無空戰活動云。

度，即將與現在印度的印度空軍皇家空軍及美空軍部隊廣泛應付敵人隨時隨地可能之進攻，如不可避免時，吾人尚須利用中國及蘇聯的根據地。貫及西南太平洋之戰爭經驗（當時彼在魏菲爾最高統帥部領導下指揮

【路透社坎培拉十六日電】澳洲公報稱：日機襲擊約克角時我方無死傷。敵人損失轟炸機一、戰鬥機二，其他若干機受創。敵機微小。

路透社坎培拉十六日電：總理寇丁宣佈：斯蒂芬斯已由新德里供應委員會被召回國內閣對於代表人選已作有某種變動。寇丁未解釋詳細之情形，僅謂：「斯蒂芬斯之工已完畢，彼正回國」。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燕燕電：新西蘭爲了加強國防，此次又動員男女兵。而勞斯間，亦爲延長。福萊萊總理十四日特電聲明如下：男子被徵最高年齡提高至五十歲，爲止女子也得參加工作。各工廠一週工作六小時。

同時有龐大的後援

得聞於經道

第三個時期是從
至日軍在峇厘
二月十六日）和古晉（二十五日）的登陸
端的薩朗（在新幾內亞）和西端的棉蘭（
在蘇門答臘北部）。日軍在北婆羅洲（

內南殘攻守戰
大舉襲瓜哇(一)
三月九日)
淨濱與馬來亞。
第第二步的獵物
五百公里之遙，
阿甸阿甸羣島上是比
人
區出擊。在新加坡的上空，荷印機隊除了獵殺海內，而荷印的海空軍已搬運於遠獨灣內，奇襲行動遲疑的日本艦艇隊。在那「盧爾斯太子」號與「抗拒」橫遭不測的時日中，唯荷印的海空軍能回國調攝日誌，先將荷印日經六艘開戰的這一個月，就這樣的逝過了。

巴西擬沒收敵國財

行動觀之，巴西對軸心國
戰時期殆爲期不遠。合衆
古巴島現已位於大

哇

笑。余由軍界人士得悉，這
一緩軍隊之增至三百萬人，
遠東軍部隊或飛機從未
爲大勢已去，蓋尙

健之

陷（一月二日）的
進入一個新時期。
一月九——十日

新幾內亞)和西端的棉蘭(北部)。日軍在北婆羅洲(十坡未爲日寇所控制)是渡西里伯斯海面的達佛正南方的摩

了控制南中國海，另一方面荷印的踏足石。

荷印的海空軍，向遙遠的地盤（全長一千六百英里）加緊的上升，荷印機隊加緊的上升，又積極地出擊，奇襲行動遂發的日軍被驅回斯太千」號與「抗拒」號，還有「美那那」號，與海軍的設備。因此，日

攝影師們工作在最前綫

之裝甲火車的頂上，於密查考夫接見塔斯社記者

上實由於日方，但該艦隊駛出原泊區域以前，已使日方出重大代價。此種海軍形勢，如與同盟國空軍不斷配合非觀察之，已而日方苟再延受戰變，勢將發生重大影響。

此事雖僅係練習式之襲擊，今後事態之發展已可預報。報紙一般警告切勿因瓜哇海戰事之失利而消極悲之消息未經披露故也。一般評論均謂：赫爾夫里區

印外防護攻守戰的新時期的開始。印的外防護，就是西起蘇門答臘北蘭，經坤甸（婆羅洲西岸）——塔

法、日三國總數還大的土地（七十方英哩）和約德國本部人口相等的六千四百萬）的世界最大島嶼帝國。

早已逃往後方的海峽，而南條路士雖然撤離加海峽，但對親密鄰國的觀察者，深覺是油田之地的荒涼的島嶼，向外伸出的兩隻手尚加撤離海

不得不對該後方是遺忘的官員（價值約一千分之二）表示驚奇。佛朗斯納當局並沒有把千百萬民眾們起來的經驗，荷印至少也有在往後（泰人占之五計算）大軍的。在往後的戰役，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根與怎樣的使國帝國走向失敗。

上月份，日軍把荷印向外伸出的兩隻

數本描寫此種困難而又私之限，均將此種情景攝入鏡頭，以俾歷史與將

村，其時炮彈與地雷尚在，大戰爆發以還，此種新

有謂：「吾人不應爲戰爭初期之勝利沖昏頭腦，今日整備高度國防國家體制，以應付長期戰爭。因此產業均應加以再編制，使其與國防目的相適應。」

內宰數女兵

戰仍在美那哈薩的山林中繼續進行，更
重要的，當日軍進佔塔拉甘時，迎接他們
最嚴密的黑壓壓的紅色的火焰，所有
外，其
將劉仁
。在日

的方式佔領那些在戰略上最爲重要的據點

同馬加錫海峽離去，其目的是在塔拉甘雷五百五十公里的巴里巴板發射。企圖在馬加錫海峽之前佔領它。於是，著名的馬加錫海峽之船便開開了。這是海上的巡邏戰，荷艦共持續了一週之久（從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以該巡邏一帶形勢的荷印海軍爲主的同盟國艦隊，潛艇以及飛機在這艘門中建立了驚人的戰績，擊沉了母艦名一艘，巡洋艦七艘，驅逐艦八艘，驅水艦一艘。

無限激動之結

組織婦女營

羅馬尼亞訊

錄中亦提出

，除了在唐
所覆滅的二

之地，不但成

間，日軍從
八日在金達
方式，日軍
的據點。
大，日軍在
感就這樣的

提貨量減少量

全邊區中小學春季始業

延縣徵糧較重影響春耕
農貸增加十萬元

公鹽改代金可緩交
合作社股金獎儲券採自願方式

婦紡綫上

延安縣柳林區 的幾個紡織婦女

「你爲什麼不紡綫呢？」那
麼她們
在一年
前做到
柳林區
去訪問
農村婦
女，問
她們：「
你爲什
麼不紡
綫呢？」
「那」

紡綫了，她自己也不
什麼巧，只要手熟，動快就
行。咱從天亮就紡起……」
據說丈夫替她擲飯，她一早
起來就坐在炕上，小小的紡
車就咕咕的直響到深夜。
張和滿（工廠主任）和余
起盈的母親，紡綫數量質量
雖僅是一般水平，然而，她
們兩位已經是「七十古稀」

延安市勸儲分團

天，這八個大男人在會上特別提出來表揚過的。孫翠英和賀英花，因為她們年紀輕小，又不顧家庭的限制（家庭要她們抱娃，不准做旁的事），自動參加了紡織。孫翠英去年九歲就學紡，賀英花也只十二歲，她們現在的產量已經達到一般的水平了。

目前合作社的規定：凡願意參加紡織的婦女，借紡車給她，發一斤棉花，繳半斤紗，其餘一半出錢收買，照

我們的作家沒有一點心勞力拙人民對他的要求和意見的。同時，他們在回憶他們的體和檢在自己的成功時，也一定會發現大眾所給與的「教育力量」。作家把這種力量反饋來貢獻給了大眾——這就是能把大眾的要求和生活力量吸收而變成形象和觀念的，作品價值也一定會越發的顯著。

我們的作家們並不完全沒有他們的作品，這在現在文藝刊物的數量上可以證明。但我們不能否認，在這些作品中，因為某些寫作上和生活上問題，有些流向於空泛的叫和淺淡的喧嘩，有些則是故事的拼湊和幻想的渲染，而一般地，一種新的「身邊瑣事」的傾向，也有些作品中是表現得相當明顯的。

我相信這些還並不很大的毛病，惟有作家自己——在我們的批評家好像是休息着的在「見」最深切，最貼己的覺到的。除此以外，「寫不出東西來」的感覺，也是不難得見的。

但這並難免況決不會太人。我們究竟還有兵工廠工作的信心。

區過的，我喊一聲：『現難』

熟識知交朋友，使得懷念的人和事，一重重疊起來，在心口打成結子，前頭落地，後頭即成陳跡，那麼還有什麼地方不是家？什麼地方不是異域呢？往日曾經認識的人物，會經離止的地方，都帶著熾熱的光輝在記憶的海裏浮躍，甚至比較清晰的幻夢裏的燈炬似光，愛好的蒼蒼莫的剝蝕景象，都構成一個個的片段。

父親是日午時候，一個國家在那裏我在喧嘩，在戰場了。我不停地接敵人，必須隨時準備落到敵人的襲擊，和去襲擊敵人。在那裏，左右的兄弟們都是生死共死共患難的朋友，我將像愛自己是的兄弟一樣去愛他們。統率的繁榮是和睦的隣居，對於我的攻擊如是輕微，就這

的，恐怕他們是無論怎麼自私的，愚昧的，小氣的。甚至於放大。

我把這叫做「客居的心情」。道心性情，使我懷梓崇高，使我保持年輕，在他鄉時給我快樂，在我歸鄉時給我希望；給我的雄心，我們所向往的進步，給我們一切向上的地方就是好的。（賀波林）現在不好，我們有將來；個別不好，我們有整體。

我永遠討厭虛處做主人的人（古詩中說：「幸主之賓，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

市訊、討論、商會支、承銷五、綏德

儲蓄總額廿五萬

延安儲蓄分團於十三日下午假銀行大樓開團
分團組織機構，確分團覽覽一人，並在商
所設一支團。又決定延市分團承銷二十五萬
團承銷十萬元，公聯支團承銷八萬元，市
萬元，裕順通公司單獨承銷一萬元。

地方法院院長

市口恒的貧民維艱，並由
家，對於在紡織期間開
合作社借給絲米，待紗變
錢後再還。由於農村和佃戶
樂意團結在南區合作社的
辦紡織上」，這個陳姓女
擴大大著，目前因紡車與棉
進口不易，已斷發生供不
求之象了。

現在，他們有許多正在，或正在準備進修科班，勤進工餘心，工作，走向戰鬥，走向「力量」。這一定是他們帶着熱烈的決心，帶着熱誠的武器，奔在他們的眼前，會說出無數老的或少的，村的或信的，痛苦的或快樂的，彷徨的或決定的！他們也許是自已管理着文官，而今天只會生硬地拿筆。他們也許有些昨天還怕官畏兵，而今天已是自己管理着地方上的事情。有些也許昨天還是怯弱而懶惰，而今天已是又勤快又強壯了！紀念碑的現實，這就是我們的，紀念碑的現實。

這些現實的人物，今天跳出在作家們的眼前。而明天，他們將會更生動地，更精彩地在作家的作品裏跳了出來。——我們希望着，我們也期待着。

[illegible]

，並且，在羣衆中，成立了一個組織的經驗，這個機關再度提

南區合作社有舉
出發展紡紡的問題
就在去年六月
紡織業，一方面
個別地進行宣傳解
而發給棉花統統
婦女，作為具體的
樣式，作爲具體的
加到一般紡織上
，已經有一百六
本市訊：經地方法院
院長馮振寰同志，因腸胃病
及肺結核等症不治，於本月
十一日午後三時故於中央
醫院，享年三十九歲。
馮振寰同志係河南鄭城人
，於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
產黨，他畢業於河南大學政
政學院（現改名河南大學政

同志病故

八年判死進杭大，後入中組部行政訓練練隊，受訓畢派至邊區政府担任邊府秘書，去年秋調綏德地方法院院長，兼理綏、米、葭、吳、清五縣第一審民刑案件。馮振室同志在工作中能吃苦耐勞，努力工作，如在綏德時已

個大會上號召「發展邊區，應手工業」，曾經說過：「假使全邊區的婦女都組織起來紡織，那麼全邊區人民穿衣問題就完全解決了。」政府應該怎樣把這句話逐字付諸行動呀！

（晏）春天田野也不缺少抽芽的莊稼，以及悄悄地探頭的野草。春天的城市，春天
的鎮，更不缺少紅粉綠女，閃爍在明媚的景色之中。
在這耕種和勞作的春天裏，謀向在行進中的你們的遷寄熱烈的，衷心的致意。

客居的心情

吳伯蕭

這裏是披露的幾頁友人的來信。
來信。
：你問我在熱鬧場合和
人們交往的時候我常常是顯得
冷淡，閉口，爲什麼？我常覺得
的彩色。至於先憂賦了這種
性格才有了這種好惡呢，還
是先習慣於這種好惡才具備
了這種性格呢？那就很不了
了。寒風，冷雨，寒月，形影
石榴，櫻桃之類藥品率不
高地被硬進手裏了。總見早
時的遊伴，彼此以疏闊的
光臨着，說話像到了生客
邊。那時自己心裏，底，心

遠向火輪船，那裏的船不嚴
然的大冷。白天，太陽暖暖
的，灑得海灘上的沙也暖暖
的，有赤腳的孩在檢貝殼。
在弄輕輕拍岸的潮水。月
夜，淪淪的海波發落一片閃
爍的銀光。哪裏傳來動人
的歌聲，就正好聽了海濱拉
的那座屋頂上是格萊蒂亞
(註一)和她老母居住的素
樸的老屋吧，朦朧約約地你
使自己猜來那一家，那
就是說回到那更複雜的環
境，更慘酷的爭奪裏，鮮水還
浮出水面，不致被狂濤駭浪
沖淹去。

一切反轉來，我意想中的
家就又是完全另一種了：煩
此在千歲歲的人海裏，我於
到那小孤嶼；寂寞時，我底家
又是豪華的；但這時管自然
猶未。我可以想像丈夫，然
抄兩句老書吧：「天地者萬

經常不斷
石，一般
能紡大綫
便

紡績的，有百人以上，平均水權，每月五斤棉花。

邊區高等法院院長。一九三

邑縣地方法院院長、河北高陽縣長，抗戰後任警察廳

利民衆紡織

合作局設彈花站

報訊）該合作指導所調查，目前各縣紡織工作推廣頗難，乃是棉花無人彈，以致繅紡的紀

仍在此夢中云：『這案子太重要，人命關天，我要親自去問。』於去年夏他得轉應黨的生產號召，曾以帶病的軀，走到離延四十里之邊府農場生產一週；待人接物亦頗虛心誠懇，誠為行政工作中之模範幹部！某耗耗傳出後，林主席謝絕讓長邊府諸問，部屬之為分辯議長，得

審開定期院高
案命人訴上療學

【本報訊】
療人命案上訴
息日誌上月二
得高等法院業
重新調查案情
詳細偵查完竣
定於本月十九
（星期四）

後一時在該院刑事法庭開問

學消探已，午
往那裏去安歇呢？用你底話
形容，說像海上的霧天，或
模糊的江南。還要分析說
明是徒勞的，像不是冬猶有
什麼月光素淡而太陽却強
得耀眼。若是勉強找理由，
偏普通醫生對一般沒有把握
的病症，愛指爲流行性感冒
那樣，我說我怕的是客居的心
緒在作怪罷。

我母親過世已此半年了。
計數金絲繡裏裝套的袍服，
的鸛鵲，而比較的高歡候鳥
，如秋來南回的大雁，或
啾啾啼落，只借你底蹄，
不借你底脂；只借你底屋樑挂
住的一的那種燕子。
是真的啊！自從十歲多出
外讀書，故鄉在我就已變成
異地。每當假期回家，在父
母身邊，在鄰里伯叔家裏，
那些生時我就走定的地方，

赤山也是家鄉以外，
多：師父啊，楊阿蘭！學
園裏養魚池，荷花和晝夜
吐蓮的膽能提啊！甚至和
已叫過嘴打過來的人都會
解酒裏浮起面帶了幾分理
行旅中的圓輪小車，智
野店，和擠滿行李以行李
火車，不曾給自己以回家
的困頓嗎？但在家裏親善著
那些卻深探地就金起來

底家。那說也罷了（開門）
底家。她正對了一對二的窗子，對了花崗石窗檯上的一列花盆，給漂亮的紫羅草擺出一個溫柔的倩影。……在荒涼的山谷裏發芽的時候，在乾荒的巴巴的土牆裏埋頭工作的時候，或者在設了伏的沙漠裏拖着鈴鐺，或者在底下的時候，我是靜寂在面前展開那樣一幅家鄉鄉園的圖。……這雄雞叫了，但是當這雄雞的雄雞啼於我母親。……（希希金；秋天）自己養，好好地所約

女，雖在縣，設大車紡新法，

有生在平，却偏不到彈工彈，因而影響紡紗生產。該局已設法購買了一批彈花機，分發綏德、清湖等立彈花站，並派專人教習。同時該局又培養了一批熟人員，即將派赴綏清兩地設立紡紗傳習所，教授良技術，以提高棉的產量和質量。

遊府及高等法院派同志五人
籌備，於三月十六日午後一
時在邊區會議會禮堂內開道
辯論。

種：一種是寄居而做主人的人（「瘟害了有」，喧賓奪主）；一種是居家也做像客的。一樣這時被母親端上飯來了。去給二老捧茶爲記，那兩張沉重的老木椅爲我拂去了浮塵，珍貴地藏在衣櫃裏的一種

會五
文上
特

是絕倫，給我沒有開過的心，無
比，的勇氣和興奮。彷彿此刻
過了，不一刻就到了那裏。
克服困難，我已疲於乏力之。
若然住的是荒僻鄉村，意
！做客，不登易理。不要卑
污的秋空一線潔白，情感要
像繚繞的風林一樣熾熱。對
於人需要愛慕的東西，點然是
松化得任何沉重的東西的。

註：茵蔯是德國威陶
婦的三子所著富有詩意
的短篇小說。
註四：趙元一謂「致我如
何不想他」一歌裏的歌
詞一句。

文
義

期三〇一第

寄

江

啊！「家」底觀念鼓勵了
客居自己，自己客居的成就
又私自給了「家」以安慰。
隨後四處奔波，捕足在崎
兀的生活底途上。家每久則

怪無聊，「去買本書吧。」
想着，一抬頭便碰上了一列
綠牌電車。回家把昨天剛出
版的新書看完，還沒就寢再
去看前天憑白亮的電影片第

「多怪的癖性呀！」你會
說吧？
是的，這就是連我自己
也解釋不盡的性格了。但我
是從這裏獲得了我無價的安
慰的。當我主理了一周之

我們所處的現實是社會的一個縮影而壯麗的時代。在我們的隊伍裏，不論是什麼工

是我們民族，我們社會的一個人，誰都可以在日常的鬥爭中，深深地體驗到：我們的革命，

是什麼程度的，人，誰都可以在日常的鬥爭中，深深地體驗到：我們的革命，

不僅是在社會上的和物質上的，而且也一定同時是人性上的，智能上的，甚至於情

感整個的解放。

多文化工作者，已替我們在途途上留下了先驅者的足跡。而新的文學，在這一點是

鮮明地，一直緊跟着生活的歷程的。尤其是這幾十年來，對於使文化、藝術和現實更

聯繫的問題，常常被提出作爲我們工作的標幟。

如果你不認爲防範的話，我要說在我們國家的文化歷史上，文化、藝術從來沒有一個

一個地方，像現在我們這裏那樣的被大眾所愛護和歡迎。而我們的文學家和藝術

一般地也得了普遍的尊重（雖然也許不能盡如人意。）而對於他們作

提倡和欣賞，更是大大地超過了從來的程度和範圍。

我們的現實值得大書特書，值得譜出雄偉的歌曲，值得作驚人的詩篇。而且我們有無

數的文化工作者，正用他們的筆，寫着這一切。

向正在，和正在這個出發的作家們致敬。

丁，老人們先後去了，姊妹們，各奔前程，隨了時代

行軍，各自獨立，隨了時代

推移，農村景象也變得很荒涼，狹窄的家庭圈就變得

慢慢地像入秋的菜葉一樣從心

上淡去，而父親那些謹慎小慎

微的吩咐，不再起些許的作用。

照顧猶在。在我前我敢了的

粗獷了。要強，會不惜拿性

命作孤注。但客居的心情在

深夜獨處的時候却愈來愈濃

了。（外強中乾嗎？）

是矛盾的，但也還是說矣的

事。實因爲年華漸衰

一場敗仗。寒風驟至，多熱鬧

啊！自己並不感覺有大興師的預

事徒步踽踽在塵土飛揚的大

路上，遠不到一個可以說話

的熟人，除了一羣羣紅病鴉

在疎疎棲棲在這邊野狗屍屍

骨。竟看不到一件能引起人回

勝的景物了。出寨的是想享

受的最現代的物質文明。安

慰的飛機現代物使人沉淪，空

步實在也不能當車。但在這

晚間的壯遊裏，事務繁瑣得

好，路還遙遠也好，我曾感

大的睡意，或佈置了一個整

盛筵，很快的腳步走出口角成

賓客們打着飽嗝上馬吃草

一口就跑到岡山角落的土匪寨

對領上門，熄滅了燈，去

急急地在木炭灰上伸了；或

一盞點燃的蘭油燈照出一

通亮而幽暗的一瞥。戰國

要塞隔鄰丁：朋友啊，夢人啊

寄語客人：朋友啊，夢人啊

報社丁：朋友啊，夢人啊

雄，或看到一個金漆花的尊像者

藝術家們，他們有文化上的巨人的力量，這是不尋常的一種觀念。藝術家們能夠處在這樣的形勢下對自己的決心和自信。大家也會想：他們是怎樣「創造」了這些作家和藝術家，在所有的在這樣的形勢下所產生的作品。他們的作家沒了，不留心勞動人民被反映的。同時，他們在回憶他們的經驗，在自己的成功時，也一定會發現大眾所給與的「教育力量」。作家把這種力量反過來給了大眾，這就是能把握大眾的要求和生活力量吸收而變成形象和觀念的，作品的藝術性一定會趨發的顯著。

們的作家們並不完全沒有他們的作品，這在現在文藝刊物的數量上可以證明。但我不能否認，在這些作品中，因為某些寫作上和生計上的問題，有些流向了空泛的呼喊，向，在有些作品中是表現得相當明顯的，而一般地，一種新的「身邊瑣事」和相信這些還並不很大的毛病，惟有作家自己——在我們的批評家好像是休息著的現象才最深刻，最貼己的感受到了。除此以外，「寫不出東西來」的感覺，也是不難

事。在我們這裏，經度稍多，有些地方變成了第二故鄉，第三故鄉；有些人由陌生變熟悉，由熟悉變知交朋友，值得慶幸的人和事，一重重疊起來，在心上打成結子，前頭還有，後頭即是陳跡，前頭還有什麼地方不是家，什麼地方不是異國呢？往日曾經結識的物類，曾經光耀在記憶的，都帶著猶如光線在記憶的海裏浮沉，甚至比較清晰的幻夢裏的燈籠火景，愛好的幻夢裏的燈籠火景，都變成

不到感。在和平的環境裏，大家帶著蕭條的或倦怠的眼皮過日子，在戰戰中，我底家在那裏我必須馬不停蹄，我不停地入睡，必須隨時帶著帶地入睡的，學藝，和去襲擊敵人。在那裏，左右的難的朋友，我將像自己共患難的一樣去愛他們。純純的兄弟是多於情的隣居，對他們我愛多於情，親朋多於疏遠的，那怕他們是無端怎麼自負的，愚昧的，小氣的。甚至

西天，我看我兒們（註四）西天還有我兒們（註四）露宿荒原的嗚咽。我無聲地吐一。還心，我把這叫喚一客居的心情給我保持年輕，在我莊崇高給我快樂，在徘徊時給我勇猛的心，給我一切向在的地方就是好的。我們有體：一個不好，我還有幾體。

的人（古希人說：「希士主之

這種情形決不會太久。我們究竟還沒有丟掉工作的信心。

在這，他們有許多正在，或正在準備進村莊，跑進工廠，跑到城鎮，跑到軍營。我決不是一盤散沙的『飛雁』。這一定是他們帶着熱烈的決心，帶着熟練的武器，奔向戰場，走向前門，走向『力量』。」

他們的眼前會跳出無數老的或少的，村的或市的，痛苦的或快樂的，彷彿的或堅實的……他們也許有些沒有錢的文盲，而今天只會生硬地拿筆。他們也許有些昨天還是畏兵，而今天已是自己管理着地方上的事情。有些也許昨天還是怯弱而懶惰，而今已是又勤快又強壯。

就是我們的紀念碑的現實。

這些現代的物體，今天跳出在作家們的目前。而明天，他們將會更生動呢，更精彩的作品裏跳了出來！——我們希望着，我們也期待着。

我們需要，春天的天空還不致缺乏柔和的輕風。（雖然有時時候還滾旋着高原的風）春天的田野也不缺乏抽芽的綠蔭，以及悄悄地探頭的新草。春天的城市，春天的風景不缺之紅野玫瑰，閃爍在明媚的景色之中。

對敵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們是可以互相握手了。因此，在我現在認爲做事的時候，還有什麼我不應當多說些自己，讓別人去受那些不算舒服的苦？誰別人在自己身上受了些受苦，誰別人才是那最不舒服的人；因爲計尖尖的旁觀者，教別人去做那最難的事，而爭功而誇耀，而得意忘形呢？我要注意的，是尊重我自己，使我更堅毅；是武裝自己，使自己勇敢；加強，加力，使你自己勇於「加緊」，那就是回到那更複雜的環境中去了。

演，莫非王土；蒼天之下莫大乎王土的。」一個鄉里人聽到了這樣的主人話，祇用手邊得到的，都是他的。錢手邊有了，房子他住了，衣服他穿了飯他吃了；却從不開鑿是誰出的，房子是誰蓋的，襪子衣服布匹是誰織的，飯碗米糧是誰種的。擺一副神情，彷彿只有他能享受，別人的才沒那份吃虧；可是世上你的衣料呢？說罷，世上你的事事物物，有什麼東西我們可以單個兒捉弄的資格呢？這就是底一皮？什麼都說：「這是我的！」

客居的心情

吳伯蕭

要是披露的幾頁友入底座的彩色。至於先寫賦了這種性格才有了這種好四呢，還是先習慣於這種性格才具備了這種性格呢？那就很不可知了。譬如鳥，除了羽毛的柔軟或歌聲的婉妙，我就討厭金絲燕裏繁雜的會鳴語的唧咕，而比較喜歡候鳥的，如秋來南向飛的大雁，或吐嚙的鴈鴨機啊，甚至和目石榴、荷桃之類葉奉不吝滿地被寒進手裏了。聽見小時的遊伴，彼此以疏闊的眼光對着，說話像到了生客裏。那時自己底心裏，配搭着的也是家鄉以外的事物更多：師父啊，楊梅啊，學校園裏養魚池，荷花和蓮花吐吐嚙的鴈鴨機啊，甚至和目列坐，給漂亮的燕草草擬一切反轉來，我意想中的家就完全是另一種了：煩當時我底家將是沉悶的，因此此千萬萬的人海裏，我認此小孩獨；寂寞！我底家又豪華的，因此儘管自然猶步。我說：一個雄偉夜夜夜夜常乞巧，一個乞丐夜夜夜夜做夢皇帝。你說這樣比較永恆以陌生的異國的日子，永遠沒有點阿Q相，也隨你一生一死，各處下立是美國時

這耕和勞作的春天裏，誰不在行進中的你們的遲客熱烈的，衷心的致意。

是從夢裏，像不曾覺初陽
破曉，陽光透過那太陽初亮
耀耀。若是勉強找理由，不
願醒，過指為一般沒有把握
病症，我說我怕的是客居的心
在作怪。

平常我總愛把世人分作兩
種：一種是客居而做主人的
受害者，有「嘔賓奪主」的
一類，是居家也做做客的；
也如我，我喜歡做那一種；
客居也彷彿清涼游移一種。

除了你底臨，不借你底腳，不
借你底臨，只借你底屋樑住」
的那種燕子。

是眞的對。自從十多歲出
外讀書，故鄉在我就已變成
異地。每當假期回家，在火
車邊，在鄰里伯伯家裏，我
自己彷彿歸客家人似的。家
親的風韻風采，像軟軟實實
一樣這時被母親端上飯桌了
去。去給二伯母家裏安，那兩
張笨重的漆漆椅被我拂去了
浮塵，珍貴地藏在衣櫃裏的

已吵過浮打過來的人都會在
臉龐浮起通亮的幾分甜味
。行旅中的獨輪小車，起火
野店，和擠滿工人和行李的
火車，不是會給自己以沉重的
的困頓嗎？但在家裏掛着時
對那些却深深地懷念起來了
。想：往後天我就走走了。算
思是故鄉而外我還有更可仰
戀的家在。

可是到了離開家三百里五
百里的學校，以過來我又會
被絕緣的懷鄉病所苦了。時

與淚來的信。……在荒涼
的山谷裏散步的時候，在乾
巴巴的土牆裏埋頭工作的時
候，或在設了伏的旁旁落着
鎮守着自己底崗位的時候，
是所置在而前展開那樣一
幅家鄉畫圖的。這幅畫
是靜謐，但是有魔力的畫
圖，會給我以無比的力，無
比的勇氣和興奮。彷彿此刻
過了，另刻到了那裏，
克服了我不費功夫之勞，
若然住的是荒僻鄉村，豈

我處理一件新的工作。或
是痛楚，壓在心頭的惆悵，或
早痛楚，壓在心頭的惆悵，或
以一種溫柔的興奮或歡快，
想過了那別恨，掩過了那
愁。……潛水別的那底美麗
却於我 myself。（普希金）
秋天，自己說：好好地活
！做官，不若易好；不要卑
劣，不要壓制，心地要像雨
洗的秋空一樣白，情感要
像繡染的風林一樣熾熱。對
於對人，要像對風林的東西，
熔化得任何堅硬的東西的。

註一：小說是法國國
人彼小梭拉馬丁（
Bartling）所著小說一
格。
萊齊拉（萊）的女主角。
註二：歌德所著法國國
籍，
（德）所著小說「冰
島漁夫」裏的女主角，
與漁夫莫恩結婚，終成
悲劇。
註三：因夢湖是德國威陶
姆的小說，所著富有詩意
的短篇小說。
註四：趙允任謂「致我如
何不想他」一歌是我歌